

444

五
經
稽
疑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五經稽疑卷五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僖公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楚人伐鄭凌駕中國之意日甚桓公合諸侯于榿以
謀之未幾而盟江黃又未幾而舉次陘之師矣若傳
謂救鄭也今鄭已在會矣何救之有

城楚丘

楚丘非衛邑也何以知之春秋凡書外邑必有所繫如城緣陵不言杞必曰諸侯城緣陵以見緣陵之為外邑而非魯自城也如城虎牢必繫于諸侯會戚之下曰遂城虎牢以見虎牢之為外邑非魯自城也城內邑則不繫以國如城中丘祝丘之類是也及考隱七年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繫楚丘于來聘之下益知為魯邑明矣左氏載成季之生也公使卜楚

丘卜之卜楚丘者魯大夫也以其國邑為氏故曰卜
楚丘也衛詩稱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而未嘗曰楚丘
也惟序詩稱衛楚丘此乃漢儒沿襲三傳之訛烏足
為據

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曰春秋主兵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
追首惡之誅乎若或以賄故而首罪虞恐非春秋之
意觀虞稱師豈特假道而已設令假道而非主兵則

當書虞人晉師豈不益見主者之罪乎

杞伯姬來朝其子

諸侯之子代父而朝且不可矧從母乎公羊謂來朝
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按此直書以示譏未見內
辭彼誤蕪來朝讀之故有與其子俱來朝之說也

晉人執虞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
與滅亡國之善辭也此義謂罪晉不罪虞也以經義

觀或不然虞滅不知何時此特執之耳若聖人苟不與滅當明書以示戒從而隱之何謂乎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諸傳皆以夫人為成風也按春秋夫人非成風也此蓋聲姜初至廟見不書姜氏闕文也以經考之子氏文姜哀姜已祔于廟仲子別有宮而成風雖存何謂而廟見夫人之為姜氏無疑矣觀十一年陽穀之會益信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侯卒里克殺奚齊奚齊未立故書曰殺其君之子
不得與成君同稱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
不予也然卓與奚齊皆驪姬出也又少于奚齊國人
乃以為子耶蓋卓立踰年上下之分已明故書君書
弑不然里克之殺奚齊為討罪是春秋賞其姦而與
之辨豈理也哉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穀梁傳曰會于鹹兵車之會也盟于甯母衣裳之會也兵車會者四衣裳會者十有一按春秋書會盟皆一法耳或謂衣裳或謂兵車不知何所據也如傳云二會之外其他會更何名也

諸侯城緣陵

十三年春諸侯會于鹹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及考前後經文未見王室之事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祇當謂為杞謀不當云王室

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謂季姬歸寧而公止之故遇鄫子于防而使之朝也先儒多宗其說按春秋內女適他國者必書曰歸于某季姬未先見于春秋而明年始書歸鄫豈得謂已嫁而歸寧哉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傳曰晦冥也又曰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

此說或非經義按晦月之盡日也有事未嘗不書如
成十六年甲子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是也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月者嫌同日也按春秋
無此義例事在一日何嫌于同必是文誤上書戊申
朔此承上文當云日不當云月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

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秋江人黃人伐陳義同如左氏云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季氏取項故書滅雖罪季氏然非魯史為國諱之義也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桓公沒羣公子爭立宋襄乘齊亂欲以圖伯帥三國之兵伐齊傳者不究其故謂伐齊納孝公也按經義或未然若納孝公則當書曰宋以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也或書曰宋

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師救齊齊昭入于齊如莊六年魯齊陳蔡伐衛王人救衛衛朔入于衛之法也今四國伐齊不見納孝公事蹟祇當議其幸桓之死而伐其喪也不然孝公既納五月何以有甌之戰

郕子來朝

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郕取防桓二年又取郕大郕于宋納于太廟郕之鼎邑俱歸于魯魯或別封之以為附庸也以國未滅故書來朝與常文同公羊子謂失

地之君不名者兄弟之辭皆臆度也

公伐邾取須句

廬陵李氏曰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太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耶若如杜說則鄆亦魯私屬何為復書滅耶故劉氏權衡以為無此年滅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為邾滅其國為邑魯人

往伐取也

狄伐鄭

鄭在畿內王所倚毗顏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
此蓋為叔帶謀也據左氏謂鄭人入滑王使如鄭請
滑鄭不聽王怒遂以狄師伐鄭取櫟按入滑事在二
十年夏五月王曷不於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
耶蓋左氏見王出居欲文致其罪乃取楚史偽撰以
實之若然經當明書天王使狄伐鄭以示其貶如取

櫟經亦當書宣止曰狄伐鄭哉伐鄭果出王意是年冬王出居于鄭夫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謂夔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滅之非其罪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按諸侯失國必名如吳滅胡子髡沈子盈之類是也今不名者夔子小國姓名又未通于中國故不名若非其罪則書滅意已見之矣

衛侯燬滅邢